
怀念我的 长辈、导师 张子谦

中国广陵琴派创始人

戴晓莲

著名的广陵琴派古琴家张子谦先生于1991年1月5日，在他平静的午睡中，安祥地去逝，渡过了他漫长的92个春秋。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清代末期、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在古琴史上留下他努力继承和发展古琴事业的足迹。我自懂事起，便与他生活在一起，受到他的艺术教育，耳闻目睹他的艺术活动和处事为人，他的形象和思想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永不泯灭。

张子谦先生系江苏扬州人，生于1899年。同姓家族几代人生活在一个逐渐衰落的大地主的大家庭之中，在他只有7、8岁时，父母因病先后去逝。他有两个亲姐姐，在堂兄弟中，他排行第九（我的外祖父排第七）。他和姐姐由祖母和伯伯抚养长大。7岁，他开始受到教育，私塾先生就是扬州广陵琴派的名师孙绍陶先生。13岁正式拜孙先生学习古琴。广陵琴派的渊源无法考证，但据唐·李欣的诗“清奏鸣琴广陵客”可知，在唐代已有广陵琴家，据存在的史料记载，清初徐常遇开始首创并延续了广陵琴派。于1702年刊印《澄鉴堂琴谱》，以后琴家辈出，琴艺代代相传，先后出现了《自远堂琴谱》、《五知斋琴谱》、《蕉庵琴谱》、《枯木禅琴谱》等著名琴谱。孙绍陶先生是广陵派第九代传人，技艺高超，于1915年组织扬州地区的广陵琴家成立了“广陵琴社”，任社长，社员有五十多人。在当时，这样庞大的琴社可谓盛况空前。古琴乐器已从古代的家豪族阶层的手中解放出来，成为平民以及中产阶层的娱乐工具，在佛门和道观内亦有不少僧人道士喜好弹琴。我曾听张先生说过，他经常到扬州城内一寺庙去听老和

尚弹琴。张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陶冶了艺术性情，表现出他在古琴方面的才能，掌握了孙老师的传曲，有些技巧甚至还超过了孙老师，得到老师的称赞。张先生还学会了箫，并常在琴社中演奏。

张先生是独子。为了生活和养家，他23岁时由堂弟介绍到天津中孚银行当行员，一共做了六、七年。他的岳父是“公茂盐栈”的股东。又由岳父介绍来到上海浦东的盐厂工作。先做会计，又当了分站主任，工作了十六年，先生十分珍视这十六的生活，他深情地说：这是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张先生与上海中孚银行的职工很熟悉，有一次，有一职员告诉他，办公室楼上“欧亚航空公司”内有一位先生琴弹得非常好，张先生欣然去拜访，两人一见如故，相

生当年早就看到二胡这门学科在创作上的重要性。但事出意外，这位二胡学科的奠基人、开拓者，在他37岁的壮年时节，染猩红热病与世长辞了！这位二胡的演出、教学更进一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我在教学工作中深切体会到二胡这门学科，如果要正确地很好地继承发扬刘天华先生开创的二胡这一学科的事业，那就得进行演奏

与创作并重的道路。我是刘天华先生的学生，虽然写作、演出较多，但做的工作是很不够的，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为了把二胡事业更好地向前推进，希望多从二胡事业向前发展方面出发，群策群力，齐头并进，提出宝贵意见以改进教学。果尔，相信二胡事业的发展将会出现不可估量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 杜庆云）

互交流琴艺，成为琴坛一段佳话。他就是现代琴界著名的琴史、琴学专家查阜西先生。在查先生处，又结识了另一位琴家，江西庐陵人彭祉卿。彭先生比张先生大八岁，从小继承家传，后又向九嶷琴派开创人杨宗稷学琴。他琴艺高超，琴学渊博，他和查阜西先生的琴艺和艺术对张先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先生邀二位琴家到他在上海浦东的住所同住，晚上夜幕来临时，他们已在安静的小屋内弹琴论艺，切磋交流。由此他们三位琴家在琴界享有“浦东三杰”之称。琴人们称赞他们的技艺，又以各人的代表曲名来冠之，称“查潇湘”（查阜西善弹《潇湘水云》）、“彭渔歌”（彭祉卿善弹《渔歌》）、“张龙翔”（张子谦善弹《龙翔操》）。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是经济、贸易中心，交通便利，也是各地琴人经常聚集的中心，有南通梅庵琴派的琴家徐立荪，常熟虞山琴家吴景略、李子昭、周冠九、郭同甫、吴兰荪等。1936年由七位琴家商议创立了“今虞琴社”。初期有社员二十八人，琴社自创立，对推动发扬古琴音乐作出了巨大贡献。琴家们一改以前闭门弹琴、孤芳自赏的传统，把古琴音乐通过电台、报纸、舞台等传播工具推向社会。打谱四十多首琴曲、演奏、推广琴曲近百首。对于历史早于琴曲的琴歌的挖掘，经查阜西和张子谦的大力推广而发展起来。张先生打谱的琴歌《梨之春思》、《苏武思君》、《胡茄十八拍》等曲直到现在仍出现在舞台上。当时的“今虞琴社”影响了北京、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四川、陕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琴人，大有江河入海之气势，出现琴坛兴旺发展的景象。1937年出版了《今虞琴刊》，是一部全面记载琴社活动、琴学理论、琴人介绍、藏琴状况、连琴人捐会费的目录都包括的历史文献巨著，洋洋三十万字。该书的出版，归功于张先生十多个月的奔波与辛劳，但先生日后从不与人表功劳。我十二、三岁时，有一次翻看《今虞琴刊》有琴人小照的一页，好不容易才在小照的最后一排最后一个找到张先生，好奇地问：“您怎么排在最后一个呢？”先生笑道，这些都是他排的顺序，可见先

生为人谦逊、诚恳的品格。

由于张先生在古琴音乐上的成就，解放后，他于1956年进入了上海民族乐团担任演奏员，成为一名专业古琴演奏家。张先生曾自豪地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古琴专业人员。以后经常随乐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录制了他的琴曲唱片，在电台、电视上播映。自此先生在全国民乐界的地位得到确立，影响扩大。先生有两张蕉叶琴，非常喜爱，于是为自己起号为“双蕉琴馆”。60年代以后他一直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和特约研究员。1961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他与查阜西、沈草农合著的《古琴初阶》，是国内现在唯一的一本通俗古琴学习的出版物。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广陵琴派的沿革和特点》、《我对梅花三弄的体会》、《广陵琴学的过去及将来》等。整理、打谱了二十多首具有艺术价值的琴曲，表现出他独特的打谱艺术，体现了他深厚的古琴音乐基础。张先生自1938年8月开始至六十年代中期，用写实的手法，写下了近三十年琴坛活动，弹琴心得的日记《操履琐记》，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惜文革中被抄家后，遗失了一本。文革中，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抓去批斗，工资少得只够吃简单的饭，妻子早在1957年病故，孩子们在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付不起房租，从原来的公寓式的房子搬入一个一层楼公房。这对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非常孤独和可怜的。我是在这时由母亲带着认识了张先生，当时只有6、7岁。记得一个晚上，在先生家，遇见张先生的小女儿带着两个女儿来看望他，我同同岁的表姐正在逗学走路的小表妹玩，张先生见了第一次笑了，我顿时感到这位老人是多么可敬、慈祥。1972年先生搬来与我家做邻居。这年秋天，我正式开始向先生学琴。开始学习复杂的谱字时，对于才九岁的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我说：“学得太慢了，不学了吧。”先生却鼓励我，并很有风趣地给我“奖品”花生米。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弹好一句谱字后，向先生要花生米，先生认真地一颗一颗地数着，并说：“多的不给，再弹好了，再奖励。”有时，当我把先生的花生

米都吃完了后，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多么天真的老人啊！

张先生师承广陵琴学，对我的教育要求甚严。首先要求手势要正、松、圆。正：指手势要标准，小指不能弯曲，要翘直，仿佛鸟的嘴。松：两手放松，不要僵。圆：指右手指有偏峰特点，无论勾剔抹挑手指都带斜势，因而滚拂时仿佛画圆圈。先生告诫我，广陵琴家弹弦时，右手经常过到四、五徽来弹，而我所见先生有时独辟蹊径，到六徽弹弦。在我听来，先生用得非常妙，如在琴曲《平沙落雁》中，第一个d音在三徽处弹，第二个d在六徽处弹，同一弦上产生音色不同、强弱不一，这是广陵琴派在乐曲处理上的细腻手法。可以看出先生虽固守传统，但又有所发展。先生常要求，心中有意，然后，音再呼意。听先生演奏时，常常使人随着他的音乐的变化发展心驰神往、任意弯游。先生的高超技艺也体现在打谱曲中。古琴谱（减字谱）只有指法和音位记录。古琴学家根据自己的体会把减字谱演奏出来，这一过程称“打谱”。先生打谱的曲子，根据其所描写和表现内容来处理各种节奏，因而在众多乐曲中，节拍富于变化，节奏跌宕错落有致。如《楚歌》第六段，乐曲描写大将项羽战败后将自刎而死，临死之前与最心爱的妃子诀别，充满悲壮、伤感的情绪，先生处理成一气呵成，去除减字谱中的句逗和停息记号，使音乐的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

先生在几十年的教学中一直主张，学生要广闻博取，不要拘一家风格，他自己的道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三十年代，他虚心向他大四岁的查阜西学弹《潇湘水云》，又多次要求彭祉卿先生教他家传琴曲《忆故人》，终于掌握了这些琴曲。1938年，梅庵琴派琴家徐立荪先生听了他的琴后，不客气地说了八个字“下指不实，调息不匀”，先生非常震动，写成一幅对联，贴在房内，以示自勉。在教学过程中，先生还竭力主张琴曲的唱弦。他认为唱弦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唱出琴曲的内涵感情，手中才能弹出，第二是帮助记忆。他说，“文革”时，没有琴弹，正是唱弦之法得以日后重新操琴弹曲。这种唱弦

的方法，唯有广陵琴派琴人流承。

八十年代，张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寿的老人，但他仍然精力旺盛，致力于发扬古琴音乐的活动，教授学生。他总是说，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琴艺传授给学生，为古琴事业贡献自己最后的余年。1980年，在他的提议下，停息了四十多年之久的“今虞琴社”终于又恢复了活动，他担任社长，主持各项琴社活动。他亲自参加了二十多场演奏，经常接待国外来宾。先后有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国的留学生和琴人前去登门求教和拜访他。先生都给予他们真诚的帮助。他高兴地对我说：古琴音乐已经在走向世界了。先生86岁高龄时录制了一盒音带。这盒音带是他一生的总结，艺术上炉火纯清、品德上高尚无私。1988年5月，先生离开了这渡过几乎全部人生的上海，离开了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以及他的为之奋斗的“今虞琴社”，到天津儿子家安度晚年。现在，他走完了92个春秋岁月。生前不图名、不图利，离时又是这样安静仙去，留下的是那永不消失的琴音。

（责任编辑 杜庆云）